

难忘一种鸟叫声

■陈忠实

在乡村生活和工作的几十年里,每到公历5月中下旬的初夏时节,无论是行走在乡间土路上,抑或是坐在月光朦胧的自家小院里,都会听到“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鸟叫声。在乡村叫得上和叫不上名字的诸多鸟儿中,最让人亲切的鸟叫声,莫过于这种被乡人称作“算黄算割”的鸟儿了。没有任何神秘的因由,这种鸟叫声提醒庄稼人,麦子黄熟一点就要及时收割一点,不能等得整块麦子全黄熟了才收割。那样往往会被骤来的暴风雨毁了成熟的也是即将到口的麦子。其实,麦子一边黄熟一边收割,这是任何一个庄稼人都明白的常识,谁也不会太在乎空中响着的这种“提醒”。然而,人们对“算黄算割”的鸟鸣声和对这种鸟儿的亲切感,在于它传达的小麦即将成熟的喜讯。对于喝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包谷糝子的庄稼人来说,麦子成熟最切实的意义,便是碗里可以挑出美味的面条了,锅里可以烙出酥脆的白面锅盔了。尤其是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到吃上顿愁下顿的人家,早已瞪着眼瞅着麦苗返青,拔节,吐穗,扬花,再由绿变黄,“算黄算割”的鸟叫声,既撩拨着他们急不可待的心,也搅动着他们亏欠太久的饱腹的欲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虽然没有饥饿,却对纯粹的白面馍馍有一种本能的期盼,盼到过年,可以吃到白面包子、饺子和臊子面,过罢初五,就换成包谷馍了。再盼到收割麦子,打下新麦,直到地净场光,大约半个月左右,馍和面条都是新麦磨下的纯白面做的,之后又以包谷、豌豆等杂粮为生,正所谓“跟着碾麦子的碌碡过个年”。打下第一场新麦,磨下白面,母亲总要先烙一张焦黄酥脆的锅盔,咬出嘎嘣响的声音,那是美味香甜到刻骨铭心的美食了……我对“算黄算割”鸟叫声的敏感,源自幼年的生存感受,即使活到这把年纪,每到初夏时节,在城市的街巷里听到树梢上一声连一声的“算黄算割”的叫声,脑子里便浮出在案板上从母亲刀下抓过锅盔的情景,口中似乎有口水溢出……

同时浮现于脑际的图像却有点不堪,那是在收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撙拾丢弃的麦穗的情景。难耐的是头顶火辣辣的太阳,直晒得裸露的胳膊

由红变黑,再脱下一层层白色的皮来。脚下的麦茬地也像火烤一样,满脸满身都流出汗水,直到没有汗水可以流出,喉咙里也似乎有一种着火焦灼。父亲拉着空车到地里来装麦捆,大约看到我不堪忍受乃至气急败坏的脸色,没有安慰或劝导,只是平静地说一句,这会儿你想一想白面锅盔就好办了……

后来上了中学,读到唐诗“勗不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是听人教诲之后才得知,而是在能拖动那把撙拾麦穗的竹耙的幼年就知道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用流尽汗水再无汗水流出的切身感受获得的生存道理,盘中的餐更具体为母亲案板上的一块锅盔,或一碗纯粹麦子白面做成的面条。我对这位已记不得名字的诗人产生了敬重和亲近感。



图片来源:昵图网

森林深处的勇敢女人

■李述鸿

那天,开车同朋友去神圣十字架宫殿听音乐。

“神圣十字架”,在奥地利作为地名,仅在下奥地利一个州,就有四处,最有名的当然是维也纳森林中的温泉小城巴登附近的西妥修道院。第二处也在维也纳森林中,公爵城堡小镇的附近,藏在山林深处,据说开车第一次去那里的人,没有不短暂迷路的,但这第二处,给我留下抹不去的回忆。为什么?我自己也想不清楚。

快到时,我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巴洛克博物馆,神圣十字架宫殿”,赫然两行西文,在一个不太醒目的棕色路牌上,出现了。这是一个三岔路口上,路牌指向一条浓荫密布,又细、弯又多的上坡山路。两旁是高而茂密的森林。打开车窗,夏季林深处储存的清凉猛地涌进来,仿佛哥特式大教堂内,那长廊上的地窗,透出出阴冷沁凉的空气一般。

路是上坡,弯道有些多,文明的迹象就下面的这条麻石公路,连交通牌也不见一个。一个急转弯之后,树林突然退到远处,前方有一块空旷地域,黄色宫殿的一角从树林中露了出来。车到跟前,才看见,好一座华丽的巴洛克宫殿呢!藏得如此的深!宫殿表面众多的浮雕立柱,多呈不同的样式,墙面脚复

杂,窗框、门楣装饰隆重,典型的巴洛克宫殿,一位元素应有尽有,只是规模娇小,显然是一个小贵族的乡间府邸。看介绍,建于18世纪中叶。走进,里面更是华丽,典型洛可可的装潢,极尽繁缛之能事。

楼梯大厅,浮雕覆盖整个墙面,错杂盘绕的花卉图案,其间有天使和花瓶的造型,显得拥挤不堪,令人眼花缭乱。上了楼梯,来到大厅,才发现音乐会已经开始好久了,而且已经快要结束。

钢琴家是西班牙人,小提琴家是维也纳音乐大学的教授,曲目有莫扎特、贝多芬、马斯拉、萨拉萨提、巴托克、勃拉姆斯等,为中西欧古典音乐大回旋中的小会合。看了节目单,又看了回大厅,视觉享受算是弥补了刚才因迷路耽误了音乐会的遗憾。

这宫殿的女主人叫安娜·玛丽·维克多,七十多岁,来自德国,一个高大硕健又美丽的女士——这般年纪还可以称得上美丽的人大概不是很多的,但安娜·玛丽的确美丽,皮肤仍然像大理石一般滑腻,眼睛湛蓝无半丝云雾,玲珑剔透的鼻子如雕刻一般,两片红润丰满的嘴唇,想象中,如果去中国教德语,学生一定喜欢。但她不会教德语,她喜欢园艺,她说照顾这座宫殿和园林即是她的生命,她天天劳动,身体健康结实,同她的伙伴,同样也是七十多岁的“汉娜姐姐”,一起

照顾这硕大的园子、宫殿、果园和菜园。

最繁忙的工作是安排夏季的展览和音乐会。六、七、八三个月是她们的“雅季”,安娜·玛丽会在宫殿中举办一个艺术展览,并每月举办两三次的音乐会,不少工作哩。

那天,汉娜听我讲快乐,便私下告诉我说,人生不可能只有快乐的。原来安娜·玛丽同先生维克多并没有自己的小孩,年轻时曾经领养了两个男孩,没想到长大后竟完全没有父母勤劳的品质。老二想要出售宫殿。“这宫殿是个艺术品,是个文化场所,美,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活着的时候。”这是安娜·玛丽的心思,很坚决的。

神圣十字架宫殿,甚至上了奥地利导游手册,无疑是一座著名的宫殿,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活动场所,但毕竟又是一个僻静的所在,又只有两位七十多岁的高贵女士在这里坚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或惊心动魄、或凄婉伤感的故事……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玛丽·安娜和汉娜看起来是那样的健康、明朗,我想,她们的词汇中大概没有害怕这个单词,虽然担心还是可能有的。可我为什么会想到害怕呢?或许我不够勇敢吧。

(节选自《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李述鸿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年代判断的数学思考

■安鸿志

近年来,受交叉科学研究的推动,统计学家介入了红学研究。例如,《红楼梦》前80回(简记“前80回”)与后40回(“后40回”)是否为同一手笔,统计学家对前后文使用某些词汇的频率,进行考察,并用统计比较方法给出判断。

近来,笔者有一种离奇想法:能否寻找那样的词汇,它们在《红楼梦》成稿时期,恰好处在“发展中”。假如能找到,便可使用比较时间次序性,考察《红楼梦》成书有无前后差别问题。后来,真的找到了,它们是如下的“土语组”:

今儿、明儿、昨儿,前儿、后儿,大前儿、今儿个、明儿个、昨儿个、前儿个、大前儿个、后儿个、大后儿、大后儿个。

这是以今日为中心,相连的七天,各有两个北京土语名称。在现代词典中,都能查到对它们的解释,简而言之,

今儿 = 今儿个 = 今日,明儿 = 明儿个 = 明日,昨儿 = 昨儿个 = 昨日,前儿 = 前儿个 = 前日,后儿 = 后儿个 = 后日,大前儿 = 大前儿个 = 大前日,大后儿 = 大后儿个 = 大后日。

在《红楼梦》中只使用了前7个,但是,它们有密切联系,为了考察它们的演变过程,除了《红楼梦》,还考察了其他六部明清小说使用同类词汇的情况,通过纵向对比,考察“土语组”形成的过程,希望能从演变中寻觅真相。

考察结果

在考察时,还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分别考察,于是被考察的可称为八部作品,它们是:

“前80回”、“后40回”、《姑妄言》、《儿女英雄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其中前四部都使用了“土语组”的词汇,后四

部都没有用。不过,通过考察它们使用的同类词汇,可以了解“土语组”的来源。考察结果记录如下:

在后四部中,《水浒传》使用的同类词汇最多,有“今日、明日、昨日、前日、后日和大后日”。其余三部只少一两个,从略。

将另外四部(包括成书年代与字数)使用“土语组”的情况如下:

《姑妄言》(1730年,约100万字)使用了:“今儿、明儿”;

“前80回”(1754年,约58万字)使用了:“今儿、明儿、昨儿、前儿、后儿”;

“后40回”(1791年,约27万字)使用了:“今儿、明儿、昨儿、前儿、后儿、大前儿、今儿个”;

《儿女英雄传》(1849年,约50万字)使用了:“今儿、明儿、昨儿、前儿、后儿、大前儿、今儿个、明儿个、昨儿个、前儿个、大前儿个”。

结果分析

首先看到,“土语组”来源于《水浒传》等书中的词汇“今日、明日、昨日、前日、后日和大后日”,还请注意,词汇“大前日”尚未见到。可见当时只有相连六天的非土语名称。

再看《姑妄言》,首次使用了“今儿”和“明儿”两个土语,其他仍然用非土语词汇,比如“昨日”大量出现,却不见“昨儿”。很可能当时还未进入口语。再过20多年,“前80回”中使用了5个土语,恰好是相连五天的土语名称,不过都只是仿“今儿”形成的。

在“后40回”中,新增加了“大前儿”和“今儿个”。其中“大前儿”的含义是“大前日”,它在明朝的四部名著中尚未见到,可见有创意。其中“今儿个”在词尾加“个”后,表示增加语气,同样也有新创意。

再看《儿女英雄传》,比“后40回”晚了近60年,

春天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文学家都给出了答案。宋代苏轼在《惠崇春江晚景》一诗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明确指出春天在:1.竹林,2.桃花,3.春江,4.蒌蒿,5.声笋,6.鸭,7.河豚上。其颜色是桃红竹绿水暖。诗中的重点是春江水中戏游的鸭。

唐代的杜牧在《江南春》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的江南春首先是千里的莺啼和绿树红花。但江南的春天,是在“风”中,酒旗在风中招展;更是在“烟雨”之中。他把江南的春天的风和雨写得很含蓄。作为南方人的我,深深体会到江南的春天是和雨水分不开的。杜牧的春天在:1.莺啼,2.映红(树绿和花红),3.风,4.烟雨中。和苏轼不同,苏轼的春天在江水中的鸭,而杜牧的春天在天空中的风和雨。杜牧的春天是湿润的。

唐代还有一个写春天的高手,那就是大诗人杜甫。下面就引用他写春天的三首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春天是:1.村小道铺满了花,2.园的树也被长满的花压低了;3.面上的蝴蝶十分流连这春光,不停地飞来飞去;4.自由自在的黄莺在空中时时在啼叫。杜甫发现春天是花儿、蝴蝶、黄莺的天下,是“万类霜天竞自由”,我们常说的是“莺歌燕舞”;杜甫用的是“莺歌蝶舞”,包括的空间更广阔、更常见、更有层次感。这首诗是761年春天写的,过了3年到764年春,杜甫又写了《绝句二首》描述春天。

其一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这是一幅春天的画,其远景是江山,是春风,是花草;其近景是燕子,是鸳鸯。杜甫观察到:1.春天是美丽的;2.春天是有风的;3.春天是香的;4.春天是温暖的,泥融化了,江边的沙滩是暖的;5.春天有飞燕子(燕子经过一冬,现在飞起来了);6.春天有睡鸳鸯,鸳鸯也在享受春天的温暖。

其二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这首诗把春天绚丽的色彩写得全面、生动;江是碧蓝碧蓝的;江上的鸟的羽毛是雪白雪白的;山是青青的;花是火红火红的好像要燃烧起来!春天是彩色的画,四种颜色四种景观。我们常说春天是绿色的,实际上春天不仅仅是绿色的,春天是多色彩的。

杜甫笔下的春天写了4种动物(蝴蝶、黄莺、燕子、鸳鸯)的4种形态:蝶戏、莺啼、燕飞、鸳鸯睡;4种自然景观(太阳、春风、江水、山丘)的4种状态:太阳暖、春风香、江水碧、山丘青。我们不得不佩服诗人观察的敏锐和生花的妙笔。杜甫笔下的春天是又香又暖又丽,其暖和的程度超过苏轼。这从一个“睡”字,一个“燃”字,就可体会到。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是一位写春天的高手。他的《钱塘湖春行》,就是一首写杭州西湖春天的佳作。全诗如下: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白居易写此诗时,正任杭州刺史,心情愉快,其笔下的春天尤其是美丽的杭州西湖(即钱塘湖)的春天更加迷人。白居易指出春天表现在:1. 早来的黄莺争着飞到向阳的树枝上去,这是因为早春有时是乍暖还寒,春寒有时料峭;2.刚从南方飞来的燕子(新燕)啄取春天的泥土筑巢;3. 无数的花卉已经开始含苞欲放,未来将是花迷人眼;4.新生的草一派生机。这里的春天更热闹,除了莺外,又多了呢喃的春燕,还有那乱花和浅草。白居易的春天是喧嚣、热闹的。

现在有一门学科叫物候学,就是研究气候和各种自然景观、现象的关系。如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柳树发芽,柳絮飞;什么时候开始杨树落叶,什么时候杨树树叶全落光等等。中国物候学的奠基人就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住在北京景山附近,每天都要到北海公园观察物候,并且详细加以记录,持之以恒。他通过公园物候的变化就可以推断出气候的变化,如今年桃花等比去年早开了几天,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今年的春来的早,今年的春季也可能会长一些。物候的对象是多种生物,不单是桃花,还有杏花、梨花等等;不仅是花,还有植物的发芽、长叶、落叶等等。

中国气象上以连续五日平均气温升到10℃为冬尽春始;高出22℃为春归夏至。这些标准和物候学上的观察也是相吻合的。

行者与建筑

■丽贝卡·索尔

卢梭在《忏悔录》一书中评论:“我只有走路时才能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思维。”走路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但若把它界定为有意识的文化行为而非达到终点的一项方式的话,走路在欧洲只有18世纪的历史,而卢梭首开其端。这段历史始于18世纪不同人物的步履,但文人们却牵强附会,将走路推崇为希腊人的贡献。比如古怪的英格兰革命家、作家约翰·赛华尔,便写了一本长篇累牍的巨著《逍遥行》,结合了卢梭浪漫主义与似是而非的古典传统。他在书中评论道:“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大言不惭,我和古代圣贤一样朴素:我在行走之际沉思。”自从1793年他的访问世后,很多人作过同样的叙述,使古人边走边想成为一种稳固的概念,甚至此种印象也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身着长袍的男子口吐智慧之语,神情严肃地行走在单调的中古世纪风景中,周遭伫立着大理石石柱。

这个信念是由建筑和语言的巧遇而形成的。当亚里士多德打算在雅典设立一所学校时,雅典城拨了一块地给他。菲利克斯·格雷夫在阐

述这所学校的历史时写道:“那儿有阿波罗和缪斯女神的神殿,或许还有其他较小的建筑……一条搭有顶棚的柱廊通往阿波罗神殿,或许还衔接缪斯女神神殿;至于那柱廊是原有的还是当时新建的,则不得而知了。该校的名字就是由那条柱廊或走路(peripatos)而来,据推测,该柱廊最初是学生聚集与老师演讲的场所。因为他们在该处来回行走,后来大家就传说,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演讲和教学时是来回走动的。”那批来自该校的哲学家便被称为逍遥派哲学家,或逍遥学派;而在英语中,peripatetic意指“一个习惯于走路、到处行走的人”。就此,peripatetic philosophers 这个名称便结合了思考与走路。除了这个在一所附设柱廊的阿波罗神殿中设立一所哲学学校的巧合外,思考和走路的结合还有另一段插曲。

智者学派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统驭着雅典人的生活哲学,他们也是著名的走路者,经常在日后亚里士多德设立学校的小树林中从事教学。由于柏拉图对该学派的严辞攻击,使得sophist和sophistry二词至今仍是“欺骗”和“狡诈”的同义字,尽管其字根sophia实有智慧之意。不过19世纪美国的智者学派致力于娱乐式教学与公开演讲活动。他们到处讲演,以满足一群群渴求信息与观念的观众。

我们现在无法断定亚里士多德及其逍遥学派是否真正习惯于边走边谈哲学,但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和走路再度有了交集,而希腊建筑亦将走路视为一种社交和语言行为。正如逍遥学派以学校中的柱廊为校名,斯多亚学派也以雅典的柱廊——一条他们经常漫步交谈的彩绘柱廊——为名。

许久后,走路和哲学之间的联系更深植人心,以至中欧有许多地方均以其为名,比如海德堡著名的哲学家小径,据说黑格尔曾漫步其间;又如现已改建为火车站的阿尼斯堡的哲学大坝则是康德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处;另外,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亦提及哥本哈根有一条哲学家小径。

走路的哲学家亦不乏其人——毕竟走路是一项普遍的人类行为。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和其他许多人都很健行,托马斯·霍布斯甚至在手杖中装置了一个墨水壶,以便在行走时随时做笔记。身体羸弱的康德每天晚餐后便在阿尼斯堡绕行散步——但那主要是运动,因为他沉思时都坐在火炉旁,凝视着窗外的教堂塔楼。年轻时的尼采也曾附庸风雅地宣称:“就娱乐而言,我寄情于三件事,三者都给我极大的娱乐——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最后一项,独自漫步。”20世纪,罗素对其友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有下列描述:“他经常会在午夜来到我房间,然后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来回踱步好几个钟头。而且来的时候总宣称,一旦离开我这里,他就去自杀。尽管睡意朦胧,我仍不愿让他请走。有天晚上,在沉默了一两个钟头后,我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问题,还是在反省你的罪?’”两样都有。”他答了一句,便又陷入沉默。“哲学家走路,但是思考走路问题的哲学家却罕有其人。

(节选自《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美]丽贝卡·索尔著,新星出版社)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

一种穿着衣服的云

■莫雅平

死神把那么多的人像木柱一样钉在了墓地上清明节啊让人欲哭无泪我只愿多抚摸几块墓碑它们是平等世界的名片连国王都只有一张

总有人预先订购墓穴像乡下孩子为了看电影大中午就在露天摆好了板凳但总有一些人要反抗死神他们的骨灰搬进了江河鱼儿就成了他们来生的船

我看见一个官员的坟堆当年他自以为是一把铁锤能把别人像钉子一样钉上墙壁而现在他已被钉在了墓地我还看见一个平民很开心一个笑话作了他的墓志铭

这世界连墓地都拥挤很多人死后都要找邻居人死之后不是还会孤独人要死多少回才能明白什么样的脊梁能撑起险恶的旗帜什么样的墓碑能镇住人生的宣纸

墓地让我学会了透视我发现有些人看上去像人其实是一种穿着衣服的云死神固然把无数的人钉成了一动不动的木桩却没法把一朵云钉在大地上